

铁人本色

——记“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”获得者、西北油田特管中心主任卫怀忠

□ 张洋文/图

30年前冒死关井时，他还发着高烧，远处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就像热血在熊熊燃烧。而如今，无论是在惊涛骇浪中抢险，还是在管理岗位上尽职，他苍白的脸，就像尘封亿万年的冰川那般坚定。



□ 卫怀忠（前一）指挥勘测员在沙尘暴中寻找井位坐标。

一天下午，塔河油田突起沙尘暴，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。基地的员工正在食堂用晚餐时，突然门外闯进来一群满身沙尘的“兵马俑”，带头的正是卫怀忠。

1984年，22岁的共产党员卫怀忠跟着铁人王守忠，带领12名敢死队员，在沙参2井抢险50多个日夜，完成关井的任务，开启了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新篇章，人称“小铁人”。

30年间，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

覆地的变化，天山的冰雪悄悄爬上他的鬓角，大漠的风沙在他的脸上刻下一道道痕迹，而员工依然习惯看着这个走上管理岗位的小铁人，从一线风尘仆仆地赶回来。

神色不变的小铁人

“简直就是奇迹，中国石油人用血肉之躯创造出了奇迹！”当年，沙参2井的油气流夹带着地层深处的沙石，从地下5000多米的深处喷薄而出，美国井控专家鲍登目睹

卫怀忠单枪匹马冲上钻台，切断方钻杆，制服了这条桀骜不驯的“油龙”。为了表达对卫怀忠的敬意，鲍登将自己获得的金钻头转送给了卫怀忠，认为他才配得上这个顶级荣誉。

2010年，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塔河油田，新疆塔里木乡百姓的生命财产和油田的安全生产受到严重威胁。

“卫怀忠带领我们到达托甫台片区时，TP17井的防洪坝决堤了。

要堵住决口，必须把铁网缠绕在木桩上，以此稳固麻包基础。由于水流过急，现场无法固定木桩，当抛下的麻包一次又一次地被洪水冲走时，他毅然决定下水搭建人墙。”抗洪抢险队队长胡晓宝说。

卫怀忠第一个跳下去，于是有了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在队员眼里，激荡起来的浪花拍打在卫怀忠的脸上，洗刷了连日来的尘土，却没有冲洗掉脸上的坚毅，一如当年他走进沙参2井抢险指挥部主动请缨时的神情。只是当年他还发着高烧，远处的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就像热血在熊熊燃烧。而现在，却是在惊涛骇浪中，苍白的脸色像尘封亿万年的冰川那般坚定。

正当他日以继夜奋战在抗洪现场时，却传来了他女儿所在的12146井被洪水围困的消息。

“托甫台片区才是重灾区，什么事都要分个轻重缓急。”卫怀忠很淡定，他心中想的，全是保住村民的田地和高产井的正常生产。

“多亏了石油人，我的棉花地保住了！石油人，亚克西！”艾合买提怎能忘记，就是那群红工装制服了洪魔。

追求梦想的小铁人

“他的记忆力惊人，一周之内各专业的生产数据能随口说来，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。”特管中心承担着油田近20项业务，各类生产数据繁杂，生产科人人知道卫怀忠有这手。

卫怀忠却说：“没什么，若连自己管理的业务都搞不清楚，那

还管啥？！这都是信息化建设的功劳。”

原来，这个十几岁就参加工作的人，建立起特管中心生产经营信息指挥平台，实现了现代化管理。他是怎么成功的？“以信息化管理打造标准化的产业链条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。”卫怀忠眼里闪烁着希望。

2010年，中心成立了体系编制小组，卫怀忠带领着体系编制小组，结合各专业实际情况，有效将三基、内控、QHSE、ERP及十大管理体系进行融合，建立起了高效统一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。

“岗位说明书是标准化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有工作都是由人去完成，因此，中心每个岗位都有明确的说明书，从上至下，必须以此标准执行。”卫怀忠说这话时，正在油田一号供气阀组前，带领着班组员工进行巡检标准化的调研。

管理标准化已经形成，他又踏上新的征程——打造操作标准化和现场事故处理标准化。他的梦想，就像大漠里的风，一直继续着……

有情有义的小铁人

“记得每到冬季，他一到站点，便先去检查房间里的暖气。”在员工李存眼里，卫怀忠总是笑容满面。

“有一次，他借着生产旬会，让所有基层干部留下来，默写新出台的‘七想七不干’安全规则。当时，有些人写不全，他动了怒，说你们都不知道，怎么要求员工做到

呢？！”在刘勇眼里，卫怀忠总是一丝不苟。

不论他什么表情，无奈的表情只有妻子郝素玲才看得到。

卫怀忠常年在大漠的生产一线工作，两人结婚二十多年了，他在家里只过了七个春节，而且每次回家休假都是来去匆匆。家，反倒成了驿站。

郝素玲对卫怀忠颇有微词：

“春节一年只有一次，你不能甩开你那些干不完的工作，回家跟家里人团聚一下？吃个团圆饭也行呀！”卫怀忠心里清楚对家里的亏欠，虽然犟了几句嘴，还是满口答应一定回家过春节。

但是，2012年的大年三十，依旧是郝素玲陪着两个孩子吃年夜饭。郝素玲清楚，这时候，卫怀忠一定是在偏远站点和员工在一起。

这次，小铁人终于服了软，发给妻子一条彩信，是他在站点与员工一起包饺子的情景。郝素玲看着照片上员工开心的笑容，心里早就原谅他了。但卫怀忠不放心，又打电话说：“这不，员工都没回去和亲人团圆。我带着他们干，得先想着这些人，等过完年我们还有机会团聚嘛，下次再回家过年。”

这次，郝素玲心里还是挺高兴的，虽然他又打了“白条”，但总比没有盼头强。

郝素玲说：“我只担心他在野外干了几十年，身体抗不住。但那里就是他的寄托，也只好由他去吧。只要他能干得动，我在家里会一直支持他的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西北油田分公司）